

史

記

疏

證

史記疏證卷第三十一

楚世家第十

習學記言曰序楚世家可觀言其再自王及隨蕭導楚周召數隨侯意既疏濶以管仲對詞考之周之號令殆不復通於江漢間久矣韓惑曰楚莊王圍鄭鄭伯迎降之詞既載於楚世家又載於鄭世家莊王驟陳申叔時為牽牛踰田之喻既載於楚世家又載於陳世家莊王圍宋革元告以析骨食子之急既載於楚世家又載於宋世家 金甡曰楚世

家無片語叙令尹子文亦殊踈漏

卷章生重黎

大戴禮帝繫篇曰顓頊娶於藤氏藤氏奔之
子謂之女祿氏產老童老童娶於竭木氏竭
木氏之子謂之高絅氏產重黎及吳回 尚
書疏曰按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少昊氏有子
曰重黎顓氏有子曰黎則重黎二人各出一
帝而史記并以重黎為楚國之祖吳回為重
黎以重黎為官號此乃史記之緣故東晉譏
馬遷并兩人以為一謂此是也 因學紀聞

曰詩正義曰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為火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及高辛仍為此職故二文不同也黎實祝融重為南正而楚世家同以重黎為祝融謬也世家又云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鄭語以八姓為黎後者以吳回繫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左傳少皞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史記以重黎為一人又言以吳回為重黎皆謬

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

尚書疏曰高辛所命重黎或是重黎子孫未必一人能歷二代又高辛前命後誅當是異人何有罪而誅不容列在祀典明是重黎之後世以重黎為號所誅重黎是有功重黎之子孫也

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

大戴禮帝繫篇陸終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匱氏產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啓

其脅六人出焉

其長二曰昆吾

愚按鄭語曰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二子名樊

附汨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蠻夷弗能紀其世

大戴禮帝繫篇付祖氏產內熊九世至于渠
婁

熊楊生熊渠

韓詩外傳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

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摧無迹

乃立其長子康為匄亶王

大戴禮帝繫篇作無康

摯紅卒其弟弑而代立曰熊延

鄭語曰楚熊繹六世孫曰熊摯有惡疾楚人廢之立其弟熊廷摯自棄於夔其子孫有功王命為夔子 邵泰衢曰傳僖公二十六年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勿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

楚又何祀焉摯疾而寢為夢之祖苟為延弑
何寢之云弑君大罪寧得漫加于人哉

次子叔堪少子季徇

鄭語作叔熊季糲

熊徇十六年鄭桓公初封于鄭

徐孚遠曰晉楚所爭者鄭故鄭之初封楚世家記之

子熊儀立是為若敖

徐孚遠曰楚之不成君者曰敖今若敖霄敖皆以善終蓋初稱敖後稱王稱王以後則以敖

為不成君者之號也

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代立是為楚武王

愚按杜預注左傳云蚡冒楚武王父劉炫據楚世家以為蚡冒是凡不得為父孔穎達云世家之文多有紕繆與經傳異者非是一條杜氏非不見其文但見而不用耳

乃自立為武王

日知錄曰乃自立為楚武王乃自立為一句為楚武王為一句蓋言自立為王後謚為武王耳古文簡故連屬言之如管蔡世家楚公

子圍弑其王鄭敖而自立為靈王衛世家鄭世家皆云楚公子棄疾殺靈王自立為平王司馬穰苴傳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又如韓世家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為獻子與此文勢正同劉炫云號為武武非謚也此說鑒矣項梁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尉佗自立為南越武帝此後世事爾

楚亦始大

呂氏春秋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增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期年不聽

朝蓀申曰先王卜以臣為蓀言今王得茹黃
之狗宛路之增畋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期
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王曰不穀免衣襍祫
而齒於諸侯願請變更而無笞蓀申曰臣承
先主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
令也臣寧祇罪於王母祇罪於先王王曰敬
諾引席王伏蓀申束細荆五十跪而加之于背
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
致之申曰臣聞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
變痛之何益蓀申趣出自流於淵請死罪文

王曰此不穀之過也。薳申何罪？王乃變更名
薳申。殺茹黃之狗，析宛路之增，放丹之姬，後
荆國兼國三十九。今荆國廣大，至於此者，薳
申之力也。

十三年卒。子熊囏立。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鬻筦饑而遣申侯伯見
說苑君道篇。愚按：左傳楚文王於魯莊五年
即位至十九年卒，在位共十五年。世家與
年表皆誤。

成王憚

春秋作顧穀梁作髡

二十二年伐黃

愚按左傳及年表俱在二十三年

三十九年魯僖公來請兵以伐齊楚使申侯將

兵伐齊取穀

愚按春秋經魯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
取穀是年為楚成之三十八年

晋果敗子玉於城濮

愚按左傳晋救宋在楚成三十九年戰城濮
在四十年

嚮王之寵姬江芊而勿敬也

愚按杜預注左傳江芊成王妹嫁於禮不娶同姓既曰江芊又稱寵姬是史公疎也

子莊王侶立

春秋經及國語俱作旅穀梁作呂

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

困學紀聞曰三年不蜚不鳴楚世家謂伍舉進隱於莊王滑稽傳謂淳于髡說齊威王此一事而兩見然莊王時嬖人伍參見左氏傳

舉其子也新序以為士慶呂氏春秋以為成
公賈不言伍舉

六年伐宋獲五百乘

愚按左傳魯宣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
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
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
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據年表魯宣之
二年為楚莊之七年此云六年設

十三年滅舒

愚按左傳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杜注

舒蓼二國名孔疏曰舒蓼二國名者蓋轉寫誤當云一國名按釋例土地名有舒羣舒舒蓼舒庸舒鳩以為五名則與文五年滅蓼同蓋蓼滅後更復故楚今更滅之年表亦作滅舒蓼此去蓼字蓋以穆王四年曾書滅六蓼故也

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絕乎遂許之平

辨惑曰此蓋本於左氏也至鄭世家則云莊王曰所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二

者果孰是

子共王審立

楚語作歲

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

醉王怒射殺子反

愚按左氏子反自殺非共王殺之也惟呂氏

春秋有斬子反之語此又作射殺不知出何

書也呂氏春秋曰荆襄王與晉厲公戰於鄢
陵荆師敗襄王傷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
豎陽穀據黍酒而進之子反叱曰嘗退酒也

豎陽穀對曰非酒也子反曰亟退却也豎陽
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
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以醉戰既罷龔王
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
龔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
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
若此是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
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
為戮

共王卒

楚語曰恭王有疾召大夫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業覆楚國之師不穀之罪也若得保其首領以沒唯是春秋所以從先君者請為靈若屬大夫許諾王卒及葬子囊謚謚大夫曰君王有命矣子囊曰不可夫事君者先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征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若先君善則請為恭大夫從之

子康王招立

春秋經及國語俱作昭

鄭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圍為令尹
愚按左傳楚鄭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

昔夏啟有釣臺之饗

水經注曰碣水東逕三封山東東南歷大陵
西連山亦曰啟筮亭啟享神於大陵之上即
釣臺也 金履祥曰按傳稱夏啟有釣臺之
享而書史不言其年歲釣臺在河南陽翟碣
水之東南或者啟即位之後群后肆朝大會

同于此歟

於是晉宋魯衛不往

愚按春秋經魯昭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此云宋不往誤

七年就章華臺

愚按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在魯昭七年於楚為靈王六年楚語曰章華地名吳語曰乃築臺於章華之上

十年召蔡侯醉而殺之

鮑彪注國策曰昭十一年楚子誘蔡靈侯殺之于申經傳不書

使棄疾定蔡目為陳蔡公

愚按楚語魯昭八年楚滅陳使穿封戌為陳公十一年滅蔡使公子棄疾為蔡公

靈王次于乾谿以待之

韋昭曰乾谿楚宋地也

起子從亡在吳乃勸吳王伐楚

余有丁曰左傳觀起楚共王叔之子從事蔡

大夫朝吳非亡在吳也亦無勸吳伐楚事

王行遇其故銷人

吳語曰三日乃見其消人疇

遇王饑於釐澤

左傳國語皆曰乃求王遇諸棘闈

王死申亥家

吳語曰主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
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鐘離小童爭桑兩
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

呂氏春秋曰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
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
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
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

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

呂氏春秋曰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
雞父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惟子陳夏
齧

楚乃恐而城郢

愚按是申明上文城郢之故非此復城郢也
史原不誤索隱正義兩家皆失之

將軍子常曰

愚按左傳國語子常時為令尹此言將軍者
因下有欵立今尹子西之語恐人疑有兩令

尹曼文言之耳

太子珍少

愚按左傳云太子壬國語及越世家又作軫子西平王之庶弟也

愚按韋昭杜預皆以為平王之長庶

七年楚使子常伐吳吳大敗楚於豫章今洪州

也

史詮曰豫章在漢東淮南江北之間至漢時徙其地名于江南耳愚按左傳魯定二年秋楚伐吳於豫章是年楚昭之八年也年表

亦誤

王從臣子綦乃深匿王
左傳國語皆作子期

九月歸入郢

愚按左傳楚子入于郢在冬十月
二十年楚滅頓滅胡

愚按春秋經滅頓在魯定之十四年滅胡在
十五年滅胡之年於楚昭為二十一年年表
同此作二十年誤

二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傷吳王遂死

愚按左傳及吳世家吳王伐越而死在魯定之十四年是年於楚昭為二十年

夾日而蜚

說苑云夾日而飛三日

昭王問周太史

說苑云太史州叅

大夫請禱河

說苑云大夫請用三牲焉

是歲也滅陳而縣之

愚按左傳魯哀十七年秋七月己卯楚公孫

朝帥師滅陳是年於楚為惠王之十一年徐
廣作十年非年表亦誤

十三年吳王夫差彊陵齊晉來伐楚

愚按左傳吳世家是年無伐楚事

十六年越滅吳

通鑑元王三年冬十一月越滅吳應在楚惠

十五年

與秦平

徐孚遠曰不言與秦惡但叙與秦平記事亦
疎

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為諸侯

愚按楚簡王八年三家皆初立非列為諸侯也周本紀威烈王二十三年命韓趙魏為諸侯是年於楚為聲王五年蓋後二十二年

子悼王熊疑立

愚按六國年表及通鑑皆作類

四年楚伐周鄭殺子陽

愚按周本紀無此事六國年表是年敗鄭師

圍鄭鄭人殺子陽疑鄭字誤周字耳

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王

余有丁曰按秦無獻王乃公也
嬰子弗善而用申紀

國策作申縛

取我陘山

愚按六國年表及魏世家俱作敗楚之陘山
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

日知錄曰此兩國即謂秦齊也索隱以為韓
魏非也

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

徐孚遠曰戰國策曰遣勇士從宋遺齊王書

折券絕交則宋遺非人名也 愚按張儀傳
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
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隸

於謂失商
之地也

徐孚遠曰索隱之言非也謂賂以名都故也
若商於乃虛約耳不為亡地

與秦戰丹陽

索隱曰此丹
在漢中

史詮曰丹陽即丹水之北班志弘農丹水縣
是也索隱誤 愚按國策曰楚王不聽遂舉
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

陵

分漢中之半以和楚

愚按國策曰秦惠王使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地

秦昭王初立

愚按昭王立於楚懷王之三十二年

乃告于齊曰

徐孚遠曰太子自齊歸無緣復告於齊曰國

有王也此告秦之誤

趙主父在代諫亦作王主

徐孚遠曰惠王父武靈王自號主父故史因之索隱誤也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

習學記言曰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二事皆戰國策所無其文無異意劉向所序此遷時已有遺落也

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

徐孚遠曰時楚疑周與秦善故伐秦先圖周也

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

愚按秦本紀及白起傳皆言拔郿郿六國年表亦言拔郿西陵

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

邵廷建曰按國策齊韓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此云助三晉伐燕與趙策異

楚遣將軍景陽救趙

愚按六國年表云春申君救趙春申君列傳云秦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此言景陽疑誤

九年秦滅韓

愚按韓世家正義曰亡在秦始皇帝十七年
通鑑亦同是年為楚幽之八年也

同母弟猶代立是為哀王

愚按六國年表作弟郝立通鑑同 又呂氏

春秋有莊哀王高誘注謂孝烈王之子

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蕲而殺將軍項燕五年
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

愚按秦始皇本紀二十三年虜荆王二十四
年項燕自殺此顛倒一年

史記疏證卷第三十二

越世家第十一

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

吳越春秋曰無余傳世十餘末君微劣不能自立轉從衆庶為編戶之民禹祀斷絕十有餘歲有人生而言語衆民悅喜因共封立以承越君之後復夏王之祭號曰無壬壬生無暉暉專心守國不失上天之命無暉卒或為夫譚夫譚生元常 高氏越史曰夏自少康至桀中十二世按少康元年壬午至周敬王

元年壬午凡一千五百六十一年吳之伐越
見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敬王十年也至是二
千五百七十年矣越之傳國至於元常何止
二十餘世耶

吳師敗於檇李

越絕書作就李吳世家云敗之姑蘇

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

愚按吳越春秋入臣于吳在勾踐五年

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

愚按國語勾踐與范蠡入官於吳三年而吳

人遣之越絕書亦作越王入官於吳三年吳王歸之

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

陳霆曰按吳越春秋吳赦越罷歸勾踐與妻入朝于吳留之踰三年乃行賂始得釋歸歸而苦身脩政求報于吳史記不言是前書晚出史遷不及見耳

大夫逢同諫曰

越絕書作馮同吳越春秋作扶同

虜齊高國以歸

愚按哀十一年左傳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間丘明陳書東郭書華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於公是高子敗國子見虜也後又云歸國子之元想當時歿於陳耳此兼言高子誤

與逢同共謀讒之王

徐孚遠日逢同越臣也何以在吳將范蠡既歸而遣同事吳耶

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記子於鮑氏

吳越春秋吳王不聽使子胥使於齊逼期戰
之會子胥謂其子曰我數諫王王不我用今
見吳之亡矣汝與吾俱亡亡無為也乃屬其
子於齊鮑氏而還

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

吳越春秋貞誠前死掛吾目於門以觀吳國
之喪

居三年

愚按當作居二年據左傳殺子胥之後至會
黃池首尾凡三年下云至明年春越伐吳合

此二年始足三年之數

乃發習流二千

徐天佑吳越春秋注曰笠澤之戰越以三軍
潛涉蓋以兵師勝此所謂習流是即習水戰
之兵若日使罪人習戰越一小國流放者何
至二千人哉 日知錄曰習流謂士卒中之
善泅者別為一軍索隱乃曰流放之罪人非
也庾信哀江南賦彼鋸牙而鈎爪又巡江而
習流 庾信紀干宏碑吳兵習流長驅戰艦

教士四萬人

吳越春秋教士作俊士

諸御干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

吳越春秋夏六月丙子伐吳以乙酉與吳戰
丙戌遂虜殺太子丁亥入吳焚姑胥臺

其後四年

愚按吳越春秋是年為勾踐之二十一年
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

吳越春秋曰吳悉兵屯於江北越軍於江南
越王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皆被兕甲又今
安廣之人佩石碣之矢張盧生之弩躬率君

子之軍六千人以為中陣明日將戰於江乃
以黃昏令於左軍銜枚遡江而上五里以湏
吳兵復令於右軍銜枚踰江十里復湏吳兵
於夜半使左軍涉江鳴鼓中水以待吳發吳
師聞之中大駛相謂曰今越軍分為二師將
以使攻我衆亦即以夜暗中分其師以圍越
越王陰使左右軍與吳望戰以大鼓相聞潛
伏其私卒六千人銜枚不鼓攻吳吳師大敗
越之左右軍乃遂伐之大敗之於圍又敗之
於郊又敗之於津如是三戰三北徑至吳圍

吳於西城吳王大懼夜遁

吳王使公孫雄

吳越春秋作王孫駱國語作王孫雄

使者去不者且得罪虞

虞翻曰虞或為子得罪

蓋依國語之索

杖令按此文謂使者宜速去不得罪

謂使者宜速

徐孚遠曰二說皆非也蓋言將致戮於使者耳陳子龍曰國語云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其義甚明日知錄曰言欲兵之

遂自殺

愚按注吳越春秋者云吳世家云自剄死越

世家止言自殺按左傳吳王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丘明春秋時人所聞當必不謬而誅太宰嚭

吳世家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伍子胥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吳越春秋誅嚭并妻子徐天祐曰按越滅吳之後二年是為哀公二十四年公如越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然則吳之亡也嚭遂仕越夫固無恙也世家與左氏相戾

諸侯畢賀

初學記引吳越春秋曰越王平吳後立檮臺
於越

種遂自殺

吳越春秋於是種仰天歎曰嗟乎吾聞大恩
不報大功不還其謂斯乎吾悔不隨范蠡之
謀乃為越王所戮吾不食善言故嘯以人惡
越王遂賜文種屬盧之劍種得劍又歎曰南陽之牢
而為越王之擒自笑曰後百世之末忠臣必
以吾為喻矣遂伏劍而死越王葬種於國之
西山樓船之卒三千餘人造鼎足之美或入

三峰之下

勾踐卒

愚按吳越春秋二十七年冬勾踐卒通鑑外紀云勾踐三十三年薨

子王鼫與立

愚按左傳作適郢吳越春秋作興夷即位一年卒

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無疆立

呂氏春秋曰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盡殺之而為之後惡其三人而赦之矣國人不說大非上又惡其一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聽其子恐必死因國人之欲逐豫圍王宮越王太息曰余不聽豫之言以罹此難也高誘注曰越王授勾踐五世滌索隱引紀年太子諸各弑其君翳豈授即翳耶愚按越縫勾踐子與夷與夷子子翁子翁子不不揚不揚子無彊楚威王滅無彊無彊子之侯竊自立為君長之侯子尊尊子親失衆楚伐

之走南山親以上至勾踐凡八君都琅琊二百二十四歲又吳越春秋云無彊子玉玉疑即之侯史記以無彊為之侯之子與二書異

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

邵廷建曰按六朝_{五代}楚成立於齊宣之四年後於齊威三十餘年並非同時

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況于攻城圍邑
子延義曰頓刃謀略也頓猶絕也接兵戰也越王言韓
之事越猶不至頓絕也接兵戰也越王言韓

畏秦齊而故事越也

余有丁曰按此文義觀下文自明正義解誤

盡取故吳地至浙江

兩漢刊誤補遺曰按吳故地在今吳松江太
湖北太史公所云豈以吳伐越嘗至會稽耶
勾踐棲于會稽卒昭謂山在今山陰南七里
是吳師入越嘗絕江而至山陰不止浙江之
北而已其實入越入郢同雖嘗深入其國都
而不能有其地然則吳地止于松江非浙江
也王仲任曰餘暨以南屬越錢塘以北屬吳
錢塘之江西國界止陳后山詩亦云吳越到
江分是皆承太史公之誤

北破齊於徐州之四十六年

愚按通鑑周顯王之三十五年

范蠡事越王勾踐

徐孚遠曰按太史公屈范蠡於貨殖傳而功名則附之越世家燕子由贊之世家參之吳越春秋作種蠡傳補史遷之不及矣

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

愚按國語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決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為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

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吳越春秋越王乃收其妻子封百里之地有
敢慢之者上天所殃於是越王乃使良工鑄
金象范蠡之形置之坐側
故輕去之

史詮曰洞本去作棄

故世傳曰陶朱公

習學記言曰遷載范蠡殊不足據越語固言
其去矣而遷以雜說既言其相齊又去齊為
陶朱公又子殺人於楚又行千金書遺莊生

又莊生怒長子卒敗其事信如是則蠡偏側亂世以狡猾賣贊為業何異呂不韋之流何必稱賢也當遷去蠡時尚近而不能斷其是非使蠡蒙羞惜哉

鄭世家弟十二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

毛詩疏曰漢書地理志云本周宣王母弟友為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為鄭桓公春秋之例母弟稱弟繫兄為尊以異於其餘公子僖二十四年左傳曰鄭有厲宣之親以厲

王之子而薰云宣王明是其母弟也服虔杜
預皆云母弟鄭世家云宣王庶弟皇甫謐亦
云庶弟又史記年表云鄭桓公友宣王母弟
世家年表同出馬遷而自棄異是無明文可
據也 史詮曰竹書紀年王錫司徒鄭伯多
父命多父鄭桓公友字也

友初封於鄭索隱引林云

桓公居林

愚按鄭康成詩譜韋昭國語註皆以為咸林
於是卒言王東徙其民鎬東而號郿十邑
毛詩疏曰馬遷見國語有史伯為桓公謀取

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傳會為此說耳
外傳云皆子男之國虢鄶為大則八邑各為
其國非虢鄶之地無由得獻之桓公也明馬
遷之說謬耳 左傳疏曰按鄭語桓公始謀
未取之也武公始國非桓公也全滅虢鄶非
獻邑也馬遷之言皆謬耳

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
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

辨惑曰如左氏之說莊公之生蓋易矣夫人
特以怪異而惡之耳遷反謂之難而又謂段

生易何耶 愚按十六國春秋西燕慕容皝
妻晝寢而生子左右以告方寤而起其夫曰
此兒易生似鄭莊公據此則鄭莊公生之易
也遷轉以為難耶

武姜欲之

辨惑曰鄭莊公稱其母為姜氏陸生晁錯父
稱子為公皆於義不安殆丘明子長之失未
必當時本語也

三十三年宋殺孔父

愚按春秋經宋督殺孔父在魯桓二年據年

表於鄭莊為三十四年

九月辛亥忽出奔衛

愚按辛亥據左傳當作丁亥

夏厲公出居邊邑櫟

愚按春秋經魯桓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

蔡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秋厲公卒

愚按春秋經魯莊二十一年夏五月辛酉鄭

伯突卒此作秋誤

子文公踐立

左傳作提

冬翟攻伐襄王

愚按左傳此事在秋

鄭司城繒賀以鄭情賣之

余有丁曰按左傳賣鄭者杞子乃秦人之戍

鄭者

敗秦兵於汪

愚按左傳秦晉戰於彭衙秦師敗績此汪疑

彭衙之誤

與宋華元伐鄭

史誼曰行與字

鄭與晉盟郿陵

愚按左傳盟于辰陵

鄭襄公肉袒擊羊以迎

史誼曰擊古牽字

莊王曰所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

辨惑曰楚世家云莊王圍鄭鄭伯降楚群臣
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
民矣庸可絕乎遂許之平此蓋本于左氏也
至鄭世家則云莊王曰云云者果孰是

得霍人解揚字子虎

說苑曰解揚字子虎霍人故後世言霍虎
鄒公恐鄭於楚

徐孚遠曰按鄒即許字見考古圖

鄭人間成公歸亦殺君繻迎成公

愚按左傳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本許杜預
曰髡頑成公太子

故兩親晉楚

史詮曰鄭介晉楚之間南北之所必爭也不
南服楚則北服晉蓋無寧歲焉太史公叙鄭

受盟者八文公四十三年遂許晉與盟襄公
七年與晉盟郿陵成公三年私與楚盟十年
又背晉盟于楚簡公二年晉伐鄭鄭與晉
盟晉去又與楚盟四年晉伐鄭鄭與盟二十
八年與楚靈王盟于申其弱可知矣

二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產會諸侯

愚按昭四年左傳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
鄭伯又云鄭伯先待於申又云楚子以諸侯
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不言病事

愚按左傳在夏

十三年定公卒

史詮曰年表十六年卒

子獻公立

公羊作嘆

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

愚按左傳魯昭二十年鄭子產有疾疾數月而卒是年當鄭定公之八年相隔二十七年之久忽入於此史公之疎也年表亦誤

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

徐孚遠曰按傳子產公子發之子公孫僑非成公少子也

兄事子產

辨惑曰夫既如兄弟而子產年長則何必復言兄事哉薰已死之後及此其次第亦不應爾

二十二年楚惠王滅陳

愚按哀十七年左傳楚滅陳是年於聲公為二十三年

共公三年晉滅知伯

愚按六國年表在共公二年

三十年共公卒

愚按六國年表應在三十一年通鑑共公卒於威烈王之二年而表紀於王之三年亦異鄭君殺其相子陽

淮南子曰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怨誅則因猘狗之驚以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

史記疏證卷第三十三

趙世家第十三

習學記言曰穆王見西王母樂之忘歸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此方士語也血脉不亂夢之帝所釣天九奏射中熊羆此醫師語也遂皆載之薰妄甚矣

見西王母樂之忘歸索隱曰或曰地在

愚按爾雅輿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

烏得謂無據乎

共孟生趙秉字子餘索隱曰系本云公明生共孟及趙夙夙成季秉秉

生宣孟廟左傳云東趙夙弟而此
云失孟生東趙夙周亦以此為誤
徐孚遠曰趙夙事獻公趙衰事文公年相當
也不應衰為趙夙孫世本是也

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

左傳疏曰按傳趙衰適妻是文公之女若朔
妻成公之姊則亦文公之女父之從母不可
以為妻且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莊姬此
時尚少不得為成公姊費服先儒皆以為成

公之女

而據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

邵泰衡曰當是時趙同為下軍佐趙括為新
軍佐中軍大夫主兵者乃趙氏也偏告諸將
將其誰與况由莊姬之譖同括將為亂而同
括見殺也實非治靈公之賊也况自景十七
年遡靈公弑年已二十五矣不討于晉成公
之日而討于晉景公之時又于景十七年而
始討又同括皆為將而朔又其姪也謬甚不
足言也

殺趙朔趙同趙嬰齊

容齋隨筆曰春秋於晉成公八年書晉殺趙

同趙括於十年書晉景公卒相去二年而史記乃有屠岸賈欲滅趙氏程嬰公孫杵臼共匿趙孤十五年景公復立趙氏之說以年世考之則自同括死後景公又卒厲公立八年而弑悼公公立又五年矣其乘妾如是嬰杵臼之事乃戰國俠士刺客所為春秋時風俗無此也。周學紀聞曰左傳正義曰樂書將下軍則於時崩已先矣不得與同括俱死也。晋君明諸臣強無容有屠岸賈報廁其間如此專恣呂成公曰史記失於傳聞之差是時

晉室正盛而云索莊姬子於宮中晉宮中自有紀綱不容如此趙朔已亡而云與同括同時先以二者考之見其誤 程克勤曰趙朔以屠岸賈之亂而死於前趙同趙括以莊姬之譖而死於後本兩事也史記誤合為一謂殺朔而盡滅同括嬰齊遂與左傳繆戾矣

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

考要曰同括死時已有趙武無遺腹之說又事出莊姬不聞岸賈未知史逮何據

夫人置兒縛中

邵泰衡曰譖行由莊姬也即使崩在莊姬乃殺其夫與子孚成二年前死成八年姬安得孕乎傳云武從姬凡畜于公宮蓋姬寡而武長從姬畜于宮也即使孕而免也姬在外而免乎在宮而免乎在外則強賣必知之何俟入宮而始索之耶幸而至宮乃景公之宮也豈無隙地可以藏兒而麻縗于袴中藏不如是愚索不如是拙章其無聲何其危哉

復與趙武同邑如故

邵泰衡曰按成八年殺同邑成十年丙午晉

侯孺卒左傳曰不食新矣如廁階而卒又安
得十五年之僅兒而晉侯之夢大厲也傳曰
厥言于晉侯立武而反其田鄭史記年表成
公八年即景公十七年乃殺同括之年也內
書復趙武田邑是立武復田在于當年而亦
不在于十五年之後也武果遷十五年則安
所得景公乎史曰朔不肖曰子必不絕趙祀
若十五年之內韓厥一旦不祿趙祀不危矣乎
朔迂亦必不至是

春秋祠之世也勿絕正義曰今河東趙氏祠先人狀別許一座祭二士士矣

金甡曰按宋史元豐四年封晉程嬰為成信
侯公孫杵臼為忠智侯立廟絳州
更立襄公曾孫周隱徐廣曰年表云襄公孫也索
周家云襄公少子名名

金甡曰按晉世家云悼公周者其大父捷襄
公少子也索隱誤據引年表不錯然年表亦
誤脫曾字與晉世家及此處不合

吾有所見子晰也索隱曰簡子見嘗道者乃寢
名曰子

徐孚遠曰吾見子晰者蓋言夢中見子甚明
晰也

白也不謂其人名晰 金甡曰按簡子但識其為夢中所見故云吾有所見子試明言之蓋欲驗其言之相合與否于是其人先言臣在帝側而簡子曰然後遂詳問而歷言之耳若一見輒呼其名即當屏左右而問射熊以下之事前兩層語俱可省矣狐突于巫者了申生之案此意中所期也簡子得野人梦天帝之命此意外遇之者也當夢之帝所時侍衛無數尊嚴之地亦何敢私通姓名但面兜記得其人至前便識之耳若憶其狀而兼得

其名何不聞以姓名物色求之耶下文語畢而始問其姓益見前此未必知其名也索隱之說未令即如所解湏刪夫本句有字

母
卽最賢

史通曰近代作者溺於頗富則有發言失中
加字不悟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蓋史記
世家有云趙鞅諸子無恤最賢夫賢者當以
仁恕為先禮讓居本至如偽會隣國進計行
弑俾同氣女兄摩笄引決此則詐而安忍貪
而無親嫌貌是儻犬豕不若焉得謂之賢哉

從常山上臨代

通鑑地理通釋曰代北狄之別也世家曰翟
犬者代之先也匈奴傳趙襄子踰句注而破
并代以臨胡貉正義代郡城北狄代國秦漢
代縣城也在蔚州羌胡縣常作北百五十里
與地廣記蔚州本代郡目在常山之北趙有代
趙襄子定代地及武靈王置代郡 趙有代
句注之北與戎界遠

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

余有丁曰按范中行代因邯鄲而作亂其
說見下此先言之誤

吾將置之晉陽
通鑑地理通釋曰晉陽漢太原郡所治龍山
在西北晉水所出北齊分晉陽置龍山縣隋
開皇十年改龍山曰晉陽而以古晉陽縣為
太原縣隋唐地理志所謂太原縣乃古晉陽縣
山縣所謂太原縣乃古晉陽縣乃古龍山自
北漢劉氏以前郡治太原晉陽二縣太平興
國四年王師下北漢徙州治陽曲縣本漢狼
孟縣地而空其故城有三城志太原府城中城
即古晉陽一名大明宮言在州治于其所
晉陽故宮一名大明宮在州治于其所
周舍先菴子每聽朝常不悅

韓詩外傳曰周舍死簡子如喪子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涕諸大夫皆走出

君所以置母卹為能忍訥

說苑建本篇曰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安于曰無卹不才今以為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為社稷忍辱異日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忍辱豈曰能刺人哉

陰令宰人各以鉗擊殺代王及從官

徐廣曰
一作碓

徐學遠曰本文各字蓋言殺代王及其從官
各用銅料擊之也徐廣曰一作碓則以碓為
宰人名也

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之山

呂氏春秋曰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
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太子敬諾
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願登夏
屋以望大臣皆諫曰登夏屋以望是遊也服
衰以遊不可裏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
敢廢群臣敬諾裏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甚

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歸
處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
姊妻之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
故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襄子謁於
代君而請觴之馬郡盡先令舞者置兵其羽
中數百人先與大金斗代君至酒酣及斗而
擊之一成腦塗地舞者操兵以鬪盡殺其從
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道聞之狀磨
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刺笄之證與反斗之
號水經注曰魏土地記曰下洛城東北三

十里有延何東流北有鳴雞山史記曰趙襄子殺代王於夏屋而并其土襄子迎其姊於代其姊代之夫人也至此日代已亡矣吾將何歸乎遂磨笄於山而自殺代人憐之為立祠焉因名其山為磨笄山每夜有野雞群鳴於祠屋上故亦謂之為鳴雞山魏土地記云代城東南二十五里有馬頭山其側有鐘乳穴趙襄子既害代王迎姊姊代夫人夫人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忍弟非義也磨笄自刺而死使者自殺民憐之為立神屋於山側

因名之為磨笄山未詳孰是

女亦立我百邑

水經注曰瀛水西流逕觀卑北故百邑也

余將賜汝林胡之地

通鑑地理通釋曰匈奴傳晉北有林胡樓煩
之戎如淳曰林胡即澹林為李牧所滅括地
州地馬唐曰李牧破東胡滅澹林李牧傳
云滅樓煩破東胡降林胡則澹林非林胡

引汾水灌其城

水經注曰汾水分為二流北瀆即晉化故渠
也其瀆乘高東北注入晉陽城以周灌溉東

南出城流注於汾水也

三國反滅智氏共分其地

呂氏春秋曰今張孟談踰城潛行與魏桓韓
康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為觴遂定三家
說苑建本篇曰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智伯
漆其頭以為酒器

唯弁不敢失人目禮是以先之

韓非子曰趙襄子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
首孔子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
為人臣者莫敢失禮 国晉紀聞曰事在孔

子後孔鮒已辨其妄
閻若璩曰呂氏春秋
作高敖淮南子人間訓與韓子同
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

水經注曰世謂其處為觀阜也

烈侯元年魏文魏伐中山

戰國策曰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
通鑑

地理通釋曰中山春秋時為鮮虞定四年傳
中山不服中山之名乃始見於此史記成
公初立中山武魏文侯使樂羊伐取之及武侯之

世趙世家書與中山戰于房子是時蓋已復

國其後與諸國並稱王其勢強矣廣記中山府安善縣古

中山國

新樂縣古鮮虞國春秋之末日中山云姬姓春秋之末日中山

弟武公立

史銓曰公當作侯

趙始都邯鄲

通鑑地理通釋曰地理志自中牟徙此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張宴曰邯鄲山在東城下縣屬趙國今屬磁州有叢臺趙王故臺也戰國策馬忌曰武安君乘七勝之威與馬服之子戰于長平之下因

以餘兵圍邯鄲趙以亡敗之餘衆而秦罷于
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枝攻難而守者易也

敗齊于靈邱

地理志曰代郡有靈邱縣

余有丁曰按此靈邱齊地非代郡之靈邱

與中山戰於房子

通鑑地理通釋曰房子縣屬趙州唐改為臨
城郡縣志故城在高邑縣西南十五里穆天
子傳曰至房子登贊皇山漢屬常山郡

魏敗我蘭

愚按魏世家武侯敗趙北蘭正義云在石州

趙之西北

侵齊至長城

通鑑地理通釋曰齊記曰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餘里以備楚括地志長城西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泰山北潤上經濟州淄州即西南兗州博城縣北東至梁州琅邪臺入海

魏敗我滄取皮牢

愚按世家及年表敗滄在十三年取皮牢在

十四年

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

通鑑地理通釋曰地理志上黨本韓之別郡
也遠韓近趙後卒降趙韓非初見秦王曰代
四十六縣上黨十七縣與地廣記曰秦上黨
郡今澤潞遼州平定威勝軍之地

與魏盟漳水上

通鑑地理通釋曰地理志濁漳出上黨長子
縣虎谷山今潞州長子縣發鴻山東至鄆入清漳清漳

平縣入渙谷今平定軍樂
平縣入渙谷今平定軍樂

築長城

通鑑地理通釋曰括地志武靈王長城在朔州善陽縣北按此所謂築長城者在武靈王之前

取代蘭離石

通鑑地理通釋曰離石屬西河今石州

二十四年肅侯卒

唐順之曰舊秦說趙肅侯為從首何以不書

三年城鄗

通鑑地理通釋曰鄗縣志鄗漢以為縣屬常山光武即位北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因改曰

高邑高齊移高邑於漢房子縣東北今高邑
縣是也隋于漢鄗城南十八里改置柏鄉縣
屬趙州故城柏鄉縣北二十一里輿地廣記
趙州高邑縣左傳哀四年齊國夏代晉取鄗
即此鄗音呼谷反

王

遊大陵

水經注曰吳廣遊孟地位於此縣也王莽改
曰大寧矣

命

乎命乎曾無戎羸

列女傳作命兮命兮逢天時而生曾莫戎羸

嬴

是為惠后

列女傳曰孟姚數微言后有淫意太子無禮
孝之行王乃廢后與太子而立孟姚為惠后
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臚而死
惠後年表在十九年

大朝信宮

史銓曰春秋後語作信武宮

北至無窮

戰國策曰牛贊曰昔者光呂襄主與代交地城境

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

登黃華之上

通鑑地理通釋曰水經注隆慮縣有黃水出于神固山黃華谷北崖隋園經黃花水出陘盧縣西北崖上高十七里去地七里懸水東南注壑崖下其谷號黃花谷劉劭趙都賦置酒乎黃華之館

召樓緩謀曰

徐孚遠曰此樓緩另一人非武成時樓緩也屬阻漳滏之險

通鑑地理通釋曰通典相州滎陽縣有漳河
滎水郡國志鄰有滎水山海經神囷之山滎
水出焉東流注于歐水注滎水今出臨水縣
西金口山經鄭西北至列入縣入于漳其水
熟文還注滎水熟
於金口名焉
下冬溫夏冷東流注于漳又謂之合河郡縣
山水出磁州滎陽縣西北四十里鼓山亦為滎水
之湯湯故以金名之八
國左孟門而石漳滎淮南陸形訓清漳出揭
戾濁漳出發包金出景注二漳合流經魏郡

出清河景山在鄖鄖西南釜水所出臨漳澤則
冬夏異流割劙趙都賦清漳發源濁澇日吳
趙湯泉灌沸洪波深廣

又取蘭郭狼

通鑑地理通釋曰郭狼疑是臯狼孟增幸於
周成王是為宅臯狼蓋成王居之於臯狼戰
國策知伯請蔡臯狼之地襄子弗與範氏云
蔡當作蘭地理志西河郡有蘭臯狼二縣

東有胡

通鑑地理通釋曰匈奴傳燕北有東胡其後
燕將秦開襲破之山海經東胡在大澤東

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

通鑑地理通釋曰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地

理志樓煩縣屬雁門慮劭曰故樓煩胡也城故

在代州崞縣東北

簡襄主之烈

史詮曰戰國策念簡襄之烈

龜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

戰國策作窮有辭讓之節

禹袒裸國

戰國策云禹袒入裸國

王縕

戰國策作王孫縕

兄弟之通義也

愚按徐廣云兄弟一作元弟國策乃作先王
錯臂左袒其臂孔隙曰錯臂亦文身謂以丹青錯畫也

鮑彪注戰國策曰以兩臂穴錯而立言無禮容
補注曰既言文身則盡臂為複恐後說是
錯或袒字訛

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徐廣曰安平經縣西

水經注曰漳水又歷經縣故城西水有故津
謂之薄洛津 通鑑地理通釋曰按漢信都
國安帝更名安平通典貝州經城縣漢經縣
也本朝省入大名府宗城縣 乾彪戰國策
注安定烏弋谷名 补注曰淮南子燒山崩
而薄洛之水涸注謂薄洛在馮翊臨晉今按
本文在趙東與齊中山同之恐皆非此所指
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

史詮曰國策無作聚夾作求

且昔者簡王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并戎

取代以攘諸胡

徐孚遠曰言先時不塞此險欲以并戎胡蓋
為攻計非為守計也

明日服而朝

淮南子曰趙武靈王見帶鷺朝而朝趙國化
之

趙文趙造用召趙俊皆諫止王母胡服如故法
便

愚按國策有趙文趙造諫辭周召策作紹立
之為傅趙然後胡後王令讓之疑史訛然為俊然

二人未有諫胡服之事

故禮也不必一道

史詮曰周策禮作治

遂胡服

續漢書輿服志曰術氏冠前員吳制差也
遺迄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武冠俗謂之大冠環
櫻無紱以青系為綯加雙鶡尾堅左右為鶡
死云鶡者勇難也其闊對一死迺止故趙武
靈王以表武士秦施安馬 战國策校注曰
大事記謂賜周紹胡服木冠貝帶黃金飾北

此胡服也又引水經注竹書紀年邯鄲命將軍大史達子代吏皆貂服即胡服之事按胡廣曰趙武靈王改胡服以金璫飾前前搖貂尾為貴職或以北土多寒胡人以貂皮溫額後代效之亦曰惠文漢曰武弁曰衣冠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瓊附蟬滿文貂尾為飾漢官儀又名鷄鷄冠愚謂貂服者此類也今之靴亦武靈所製云

西略胡地至榆中

戰國策曰王胡服車騎入胡出於逍遙之門

踰九限之固絕五經之險至榆中辟地千里
通鑑地理通釋曰伍被傳廣長榆開朔方
注長榆在朔方即衛青傳所云榆谿舊塞或
謂之榆中秦始皇紀西北斤逐匈奴自榆中
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為三十四縣項羽傳
云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
注在上郡即今之榆林廣記榆林縣南有榆
溪塞即蒙恬侵胡植榆為塞是也東有榆林
關隋開皇三年置括地志榆州勝州所治榆
林縣正義勝州北河北岸地理志金城郡有

榆中縣通典縣故城在蘭州玉泉縣東

仇液之韓

戰國策作仇赫

牛翦將車騎

愚按戰國策王破原陽以為騎邑牛贊進諫
疑即此人

二十五年惠后卒索隱曰謂武靈王之后前
惠后卒後吳娃始當正室至孝成二年稱惠文
太子是謀也而下文人云吳娃死後娃子何羈
袁之是誤也

危林曰按子長既云是為惠后又云二十七

年立王子何為王是為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
娃子也又云吳娃死後子何寵哀反覆著明
則此二十五年卒者其為孟姚無疑不得以
為子章母也若惠文后卒者是惠文之后故
稱惠文后耳自春秋夫人及歷代帝王妃后
謚皆從夫或別自易諱未有從其子謚者而
獨子何之母仍字穀稱歷撰古今未聞斯典

使周詔胡服傳王子何

戰國策曰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飾比
以傳王子

聲善而實惡

徐季遠曰聲善而實惡者言以長幼適庶為
呂而意在樂禍也

主父及王游沙邱異宮

通鑑地理通釋曰殷紀紂益廣沙邱苑臺地
理志趙中山地薄人家猶有沙邱紂深亂餘
民鉅鹿縣大陸澤在北紂所作沙邱臺在東
北七十里

主父死惠文王立

徐季遠曰主父已傳位於子此云惠文王立

誤也

燕厲為齊遺趙王書

呂祖謙曰是時齊地皆入燕獨莒即墨僅存
燕厲之書皆不及之恐非此時事也 史銓
曰書見戰國策中齊字俱作韓然其事不可
改矣

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

戰國策作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

去沙丘鉅鹿

通鑑地理通釋曰呂氏春秋九數趙之鉅鹿

注今鉅鹿廣阿澤輿地廣記邢州鉅鹿縣有
禹貢大陸澤地理志鉅鹿縣大陸澤在北應
邵曰鹿林之大者十三州志唐虞時大麓之
地括地志鉅鹿邢州平鄉縣城

秦之上郡

通鑑地理通釋曰通典上郡今綏寧銀麟夏
坊延丹等州地括地志故城在綏州上縣通
龍泉東南五十里秦惠文十年魏納上郡十
安安井坊郡銀夏
綏寧地
信安之地

近
挺
閑

戰國策作扞關 大事記曰扞者扞敵之扞
非閭名也趙之扞關陸道之閭也楚之扞關
水道之閭也

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勾注之南非
王有已

陳子龍曰此總言趙兵數東擊齊則韓無援
秦必取上黨上黨屬秦則據太行之脊右顧
常山左顧儀沁皆危矣此雖解齊之言於形
勢甚當也 通鑑地理通釋曰魏世家如耳
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閭與約斬趙趙分

而為二所以不云者魏為從主也蘇澤謂應
侯曰君相秦坐制諸侯決羊腸之險塞太行
之道呂氏春秋九山之一也盤紆如羊腸淮
南子注云說苑桀之居伊闢在其南羊腸在
其北今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通河西太行
關曰羊腸坂是通與太原府陽曲縣有乾燭
谷即羊腸坂後漢鄧訓傳注石登紫委若羊
腸焉今嵐州界羊腸坂是也隋煬帝登太行
山問崔臯曰何處有羊腸坂對曰案漢書地
理志上黨潞州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

又答曰案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
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郡縣志羊腸山在太
原府文城縣東南五十三里又曰呂氏春
秋句注九塞之一也地理志在鴈門陰館縣
鄆縣志在朔州鄆陽縣東八十里代州鴈門
縣西北二十里一名西陘山趙世家襄子北
登夏屋括地志夏屋山一名賈屋山在代州
鴈門縣東北二十五里與句注山相接蓋北
方之險亦天下之阻鴈門縣本漢廣武地理
志賈屋山在太原廣武縣北匈奴傳襄子踰

句注而破井代張儀說燕曰昔趙襄子欲并
代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郡縣志晉咸寧元
年句注碑曰蓋北方之險有盧龍飛狐句注
為之首天下之阻所以分別外內也割邵趙
都賦其近則有天井句注飛狐太行雀錯碣
硌屬阜連岡

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正義曰以趙為事
徐孚遠曰此注不明蓋言齊之所以見惡於
天下者以其服事趙也故下云齊倍約而殉
王之患為齊解於趙語

反高平根柔於魏反亞分先俞於趙

戰國策作反溫軼高平於魏反三公竹清於

趙

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

愚按戰國策作觸摯史公晰為龍言二字說
范增召有左師觸龍荀子議兵篇微子開封
于宋曾觸龍斷於軍

老婦恃輦而行者吳廣之妻
家計之則武靈王十六年夢吳姓云
六十歲長安昌貨於齊文王十三年
亦可稱名若始皇二十二年而薨之
歲十一年卒惠文王二十四年
而卒二年後之子也王太子名成
太宮成王至元二年

三十有奇
者誤也

危林曰以惠文后為吳娃則長安君主父之子也至是時已三四十歲矣尚需其母愛憐之乎吳娃以主父十六年入宮子何之生應在十七年則二十七年惠文為王已得齡一二矣惠文王三十三年上去東宮時十二年下至孝成元年合得四十六年使王后長于惠文理亦有之即與惠文並歲亦已望五十矣素問女子六七而皆焦髮始白七八形壞與子何得不稱老婦以此而觀廣徵謂三

十有奇果未為得也

有城市邑十七

戰國策作七十

且夫秦以牛田之日正義曰言秦伐韓上黨勝有矣若牛田之必冀牧獲矣
徐厚遠曰觀下文水通糧言轉餉則此言牛
田之謂也田給食非設諭也

軍長平

水經注曰地理志曰楊谷絕水所出東南流
左會長平水水出長平縣西北小山東南流
逕其縣故城泣氏之長平亭也上黨記曰長

平城在鄆之南秦壘在城西二軍共食流水
間相去五里秦坑趙衆收頭顱葬臺於壘中
因山為臺崔嵬桀起今仍號曰白起城臺之
左右沿山亘隰南北五十許里東西二十餘
里悉秦趙故壘遺壁猶存焉

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
軍降卒四十餘萬皆阬之

愚按年表阬卒在六年為是

虜卿秦樂間

徐浮遠曰樂間以諫燕王不聽自歸趙非戰

敗被虜也

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取之使樂
乘代之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子偃立是
為悼襄王

金甡曰按廉頗攻繁陽以下二十六字何以
間雜于孝成王卒子偃立之中

秦召春平君

戰國策作春平侯

呂不如今春平君而留平都

戰國策平都下有侯字

顏聚亡去以王遷降

戰國策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吾聞馮王孫曰

金甡曰按馮唐傳云唐子遂字王孫與余善
趙王遷其母倡也

列女傳曰倡后者悼襄王之后也前日而亂
一宗之族悼襄王以其羨而娶之

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

列女傳曰初悼襄王后生子嘉倡后既嬖幸
十王陰譖后及太子于王使人犯太子而陷

之于罪遂廢嘉而立遷